

論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戰略競爭與複合互賴

A Study on U.S.-Chin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董慧明 (Hui-Ming Tung)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學系中校助理教授

提 要

本研究聚焦2013年6月，美中兩國領導人歐巴馬(Barack Obama)與習近平在加州「陽光莊園」(Sunnylands)進行非正式領袖會晤，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之內涵。藉由梳理美中關係發展歷程，本文評析「新型大國關係」發現：美中兩國有意走一條大國和平共處合作的新路線，卻因戰略互疑而須透過構建戰略穩定架構保持競合關係均衡，避免衝突與對抗。美中關係尚未超脫競合格局，雙邊互賴且同時受到國際體系中的國家戰略利益牽動而充滿變數。

關鍵詞：美中關係、新型大國關係、戰略穩定、戰略競爭、複合互賴

Abstract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meaning of U.S.-Chin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while Barack Obama and Xi Jinping held an informal leaders meeting at Sunnylands in California in June 2013. This paper arranges the development of U.S.-China relations and analyze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tend to take the neo-route of peaceful cooperation but the status quo is in distrust. Washington D.C. and Beijing need to build a framework of strategic stability, in order to avoid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The U.S.-China relation keeps on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pattern. Full of variables happen along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words: U.S.-China relations,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 Strategic Stability,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壹、前 言

美中關係在穩定中顯得不安定；在競爭中又保持合作，兩國雖非敵人，卻又不是朋

友；雖然熟悉，卻又陌生。一般而言，美中兩國展開正式關係發展，是以1969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擔任第37任總統，積極改善與中國大陸間關係開始起算。¹

1972年2月，美中兩國領導人簽署《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公報》（簡稱《上海公報》）、1978年12月發表《中美建立外交關係聯合公報》（簡稱《建交公報》）、1982年8月簽署《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出售武器的聯合公報》（簡稱《八一七公報》），這些重要的外交文件，代表20世紀末以來美中關係發展歷程，² 不僅直接影響美中臺三邊關係，同時連帶牽動世界格局。美中兩國關係在雙方領導人更迭下，受到國內與國際環境變遷時而友好，時而爭執。尤其，在「中國崛起」後，美中兩國屢屢在人權、經濟、軍武，以及亞洲區域安全等議題上針鋒相對，儘管兩國關係發展已逾40年，卻處於一種競逐中尋求和平共處的狀態。

2012年底對美中兩國各自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在美國方面，總統歐巴馬順利勝選連任。其次，在中國大陸方面，習近平、李克強則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後，順利繼承「胡溫體制」，並且在2013年3月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中當選為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第五代「習李

體制」成為主導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大陸未來發展之權力核心。歐巴馬、習近平繼續領導美中兩國的結果一如各界預期，更令人關注的焦點轉向雙方在未來任期中欲構建的美中關係會是什麼樣的局面。美中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³ 兩國領導人的角色舉足輕重。

從國際政治角度分析，美中兩國對於國際體系的認知，因國家戰略安全與利益目標不同而反映在兩國不同的外交策略。首先，就美國而言，受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期間之外交思維影響，權力(power)始終是國家行為之優先思考。然而，在美國相繼遭逢「9/11」恐怖攻擊、金融海嘯重創其國家整體政經環境後，一向以權力掛帥的外交策略開始轉趨靈活，在策略上強調以多邊主義為形式的安全合作關係架構；⁴ 其次，就中國大陸而言，從「改革開放」到「和平發展」，因為堅持不結盟政策，意味著中共可以在國際社會更靈活地調整國家立場，處理國際事務。因此，融入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⁵ 主張合作，成為中共外交策略主

1 Fredrik Logevall and Andrew Preston, *Nixon in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69-19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07-122.

2 薑士林主編，《世界政府辭書》（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1年），頁51、53。

3 楚樹龍，《冷戰後中美關係的走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1。

4 Williamson Murray, *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3), p. 381.

5 學者奎斯勒(Stephen D. Krasner)認為國際建制是在國際關係某一特定問題領域中，由行為者之期望匯聚而成的一套潛在或明顯的原則(principles)、規範(norms)、規則(rules)與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另學者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認為，國際制度包括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與國際建制與國際慣例(International Usage)；魯杰(John G. Ruggie)認為國際建制具有穩定作用，透過多邊形式的制度安排，能夠對變動的國際環境和局勢發揮穩定器(stabilizer)的功能，並且具有適應性和再生性之能力。見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 186;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p. 4; John G. Ruggie主編，蘇長和等譯，《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9。

軸。綜合以上所述，儘管尋求合作是兩國的共識，惟雙方在「單極主導」與「雙邊均衡」認知上存在分歧，導致兩國關係變得不穩定。

2013年6月，歐巴馬與習近平在美國加州「陽光莊園」進行了一場非正式領袖會晤。深究晤談重點，發現兩國領導人皆樂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儘管兩國至今在用詞方面並不一致，⁶惟雙方基於「安全合作」(security cooperation)基礎，以「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思維開展更密切的對話機制、維持國際安全，成為兩國外交政策主軸。本研究將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之內涵置於複合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與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的格局中加以探討。其中，北京方面欲以「新型大國關係」來規範中美兩國關係，避免大國政治的悲劇；華盛頓方面雖未拒絕中共，惟對於「新型大國關係」認知，仍然認為美中應該先以合作為優先考量，然後自然可以避免衝突。華盛頓與北京雙方互疑，為追求國家利益，彼此基於對本國有利的合作共識，在戰略競爭格局下追求集體絕對獲益(absolute gains)。本研究循美中關係發展歷史脈絡，探討兩國保持合作尋求絕對利益之策略競合，釐清新型大國關係實質意涵。

貳、美中關係發展歷程

自美中正式發展雙邊關係以來，大致可從交往(engagement)與圍和(congagement)的策略選項中區分出戰略合作(1969-1982)、建設性關係(1982-1993)、⁷全面交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1993-2000)、建設性合作關係(2001-2009)，以及積極、合作與全面的美中關係(2009-迄今)⁸五個階段。歐巴馬與習近平在「莊園會晤」時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則可視為深化與增進雙邊合作關係之領導人共識。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國際體系格局中，美中兩國既難以迴避權力(power)或能力(capability)的較量，卻仍須在維繫雙邊共同利益考量下，保持相互依存的合作關係。美中交往政策在歷史脈絡中並非一成不變，戰略利益是雙邊關係的核心考量。

一、戰略合作階段

檢視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森決意開展與中共間正常化外交關係之背景，與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共產主義勢力擴張因素密切相關。因此，在此階段的美中關係完全是以地緣關係與戰略利益為著眼。⁹以《上海公報》內容為例，全文多半是美國和中共在外交議題方面的陳述。雙方關切的地區與國家包括中南半島(Indochina)、越南、寮國、柬埔寨、南

6 這是由於美國對於中國大陸是否已成為「大國」的認知仍偏向保留態度所致。歐習二人會晤後，至今常見的詞彙包括：「新型合作模式」(new model of cooperation)、「新型關係」(new type of relations)、「新型大國關係」(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等描述方式。惟這些用法皆與中共英譯之“great power”、“great country”詞彙不同。

7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生智文化，1999年），頁333。

8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 27 2009,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oy6dFrL53PQJ: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521.htm+&cd=1&hl=zh-TW&ct=clnk&gl=tw>（檢索日期：2014年1月5日）

9 同註7，頁51。

韓、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的和平穩定，以及攸關兩岸關係至深的「臺灣問題」主張。這是兩國在亞洲地區對於地緣關係安全局勢的主張。

在戰略利益考量方面，美中兩國雖未明指對蘇聯關係的看法，卻共同認為，「任何大國與另一大國進行勾結反對其他國家，或者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範圍，那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¹⁰ 這顯示尼克森與毛澤東兩人看待蘇聯問題具有共識，就是均不願見到蘇聯勢力在亞洲地區的擴張。

承繼《上海公報》共識，美中兩國續於1978年發表《建交公報》，惟細讀內容仍以重申上海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而未衍生其他議題。¹¹ 美中兩國於1970至1980年代初期建立的外交關係，關切的是兩國的國際安全戰略利益，進而謀求合作的可能性。

二、建設性關係階段

美中兩國建交後，雙方逐漸意識到彼此的關係不再僅侷限於「蘇聯問題」與「臺灣問題」。特別是1982年美中再簽署《八一七公報》為美國對臺出售武器的問題確認立場後，兩國的對華與對美政策轉而尋求正常化之建設性關係。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美中

兩國在1983年初皆不再使用「戰略關係」用詞，並將交往重點擴展至經濟、政治和文化關係層面。此時兩國高層互訪頻繁，經濟、科技合作與軍事、文化交流亦逐漸擴大。¹²

美中發展建設性關係，主要受到兩國不同的政策思維影響。首先，美國對中共在國際上角色作用認知的轉變是主因之一。1980至1990年代，美國不再將中國大陸視為具有全球戰略重要地位的國家，轉而期許中共在亞太地區發揮區域性的功能。另一方面，美中兩國在政治與經貿問題方面的摩擦日益增加，令雷根(Ronald W. Reagan)政府認為必須在政策分歧之外，增進雙邊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方面的交流互動，發展密切、友好與合作的關係。¹³ 對美國而言，發展長期、持久和建設性關係，成為對華政策的重點。其次，在中共方面，主要受到「改革開放」政策影響。鄧小平一方面將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導入中國大陸而需要歐美經濟市場，另一方面卻又強調反對霸權與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82年10月，中蘇兩國舉行副外長磋商會議、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遭致美國的譴責，這些舉動讓美中兩國互疑加深，為避免刺激對方，而更加關注雙邊的建設性關係。

三、全面交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階段

中共遵循鄧小平的「二十八字方針」，¹⁴ 在1990年代迅速運用其經濟實力和冷戰

10 "The Joint U.S.-China Communiqué, Shanghai,"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Feb 27 1972, <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s/ait-taiwan/171414/ait-pages/shanghai_e.pdf> (檢索日期：2014年1月5日)

11 "U.S.-PRC Joint Communiqué,"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ug 17 1982, <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s/ait-taiwan/171414/ait-pages/817_e.pdf> (檢索日期：2014年1月5日)

12 王瑋，《美國對亞太政策的演變：1776-1995》（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414-415。

13 U.S.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 p.31.

14 係指「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善於守拙，絕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見〈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21年7月—2011年6月）之三〉，《新華網》，1989年9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22/c_121706389_10.htm> (檢索日期：2014年1月5日)

後的國際戰略空間，恢復其國際地位。美國也發現要維持亞太地區安全穩定，有效處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以及打擊走私、販毒與恐怖主義等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性議題仍需要與中共合作。在此背景因素下，儘管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總統曾批評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總統的對華政策是擁抱獨裁者政策，卻仍在1993年當選就職後，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主張與中共全面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¹⁵

全面交往政策提出初期，受到柯林頓政府在人權與延長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等議題上的政策反覆而遭受批評。1995及1996年臺海危機的發生不僅打亂了美國對華政策布局，同時催促美國政府更加謹慎思考對華政策。對美國而言，採用「交往」這個詞彙，除了有接觸、互利、合作等意涵外，尚有遏制、施壓的意義。美國前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K. Albright)在解釋美國的全面交往政策時便指出：交往不等於背書(endorsement)，華府的方式包括有處理分歧的會談，也有必要的針對性制裁與適當措施。¹⁶這意味著美國對中共將採取藉由成為國際社會成員，轉而要求其變為一個在國際中可以協調合作的國家。

與此同時，對於亟欲加入世界市場的中國大陸，則是以多邊經濟外交戰略，透過吸

引各國進入中國市場稀釋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另一方面則是以經濟誘導政策迫使柯林頓政府將人權與延長最惠國待遇議題脫鉤。兩國至此在雙邊關係方面展開全面交往，也得同時處理經濟分歧與政治安全矛盾問題。¹⁷

四、建設性合作關係階段

進入21世紀初期的美國，面臨的是國力下降與中國崛起現實局面。為能維持美國利益與領導地位，對中共這個在區域與全球已具備不容忽視影響力的國家，必須在新的戰略環境中選擇更積極的中國政策。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採取的是圍和策略，¹⁸視中共為競爭對手(competitor)，既交往又制衡。在「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一年，美國的外交政策則受到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強勢主導，小布希總統欲實現的目標是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式的全球安全，引起包括中共在內的多方爭議。

此階段的美中關係一方面在經濟領域向更密切的經濟互賴關係發展，另一方面在政治、軍事與外交方面的競爭與歧見卻也愈來愈深。一心以發展經濟為優先的中共，需要的是一個安全穩定的國際金融市場環境，儘管對小布希政府的對臺軍售、臺海安全承諾、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等政策主張忿恨難消，卻仍在眾多分歧中選擇反恐、防擴散等

15 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to the Asia Society and the United States-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Board," Oct 24 1997,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iam J. Clinton*, Vol. II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pp. 1424-1429.

16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 Albright Remark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 Room on the U.S.-China Summi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 28 1997, <<http://1997-2001.state.gov/www/statements/971028.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月15日)

17 傅夢孜主編，《中美戰略關係新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年），頁316-317。

18 Zalmay M. Khalil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9), pp. 71-72.

議題上與美國合作。

處於建設性合作關係階段的美中關係主要依賴經濟與安全兩大支柱支撐雙邊關係。儘管反恐戰爭為中共迎來了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契機，惟並未降低小布希政府對中國崛起產生的疑慮與威脅感。美中兩國在表面上保持合作大於競爭的關係，卻仍然將對方視為最大的挑戰者、競爭者與威脅者。

五、積極、合作與全面的美中關係

由於小布希政府時期政策上的相對忽視，使得美國錯失主導形塑亞太區域架構之先機。¹⁹ 2009年至今，歐巴馬政府多次宣示重返亞洲，其政策主張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等議題，顯示自歐巴馬總統上任後，美國不會在亞洲地區缺席。廣大的太平洋是否能夠同時容納美中兩個大國，也成為繼布希主義外交政策後，再次考驗美中關係的新議題。

歐巴馬總統第一任期交手的對象是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自2009至2012年的美中關係被定位為一種更加積極、合作與全面性的美中關係」(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U.S.-Chinese relationship)。²⁰ 首先，在積極方面，係指美國再將中共視為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面對21世紀全球新挑戰，美國需要中共以更積極的態度分擔國際責任；其次，在合作方面，無論是在經濟、能源、氣候變化或是北韓、伊朗核擴散問

題，乃至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問題等各方面，唯有兩國緊密合作才能確保共同利益；最後，在全面性方面，美中兩國的關係重點涵蓋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層面由兩國擴大成為全球。²¹

2013年隨著歐巴馬與習近平相繼就職，美中關係仍在此主軸上發展，兩國以安全合作為核心，展開新型大國關係的戰略較量。

參、新型大國關係探討

被中共列為「中國人民老朋友」之一的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在《論中國》(*On China*)提到：中美兩國歷經8位美國總統、4代中共領導人，皆以維護實質性的合作關係為思考，使兩國關係發展盡可能不受到歷史與國內事務因素所干擾。²² 其中在論及〈中國的獨特性〉一章中，季辛吉亦舉出「西洋棋」(chess)與「中國圍棋」(Wei qi)之棋弈差別，藉此比喻美中兩國因文明差異而投射在實際的外交政策思維。²³ 西洋棋重攻、圍棋重守，西洋棋好比一場決勝的戰鬥，圍棋就像是一場戰役。儘管歐巴馬與習近平對於為建立四十多年的美中關係摸索出一條以合作代替對抗，以對話化解衝突的大國關係之路深具信心，惟深究雙方及官員在公開場合之講話內容，仍可窺出二人心想的美中新型大國關係內涵不盡相同。²⁴ 如果美中關係可以棋

19 李瓊莉，〈美國「重返亞洲」對區域主義之意涵〉，《全球政治評論》，第39期，2012年7月，頁87。

20 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Mar/Apr 2012, pp. 44-55.

21 林正義，〈美中臺新形勢〉，《臺灣智庫》，2012年11月9日，<<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chinese/page/5/61/2544/0>>（檢索日期：2014年1月5日）

22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p. 17.

23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 55.

24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Bilateral Meeting," *The*

弈作為比喻，兩國間仍是一場競合關係之戰略較量。

一、西洋棋：「新型合作模式」之大國關係
相對於習近平提出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歐巴馬曾提出了建立「新型合作模式」作為回應。²⁵ 儘管二人皆表達基於務實合作與排除歧見之共識，惟「新型合作模式」之內涵卻反映出美國對構建大國關係之認知。

新型合作模式並非歐巴馬自創的新概念，且可追溯至2006年美國小布希總統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戰略經濟對話(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會談中所提及。²⁶ 當時美中兩國在貿易逆差、環境氣候變遷、國家安全議題，以及北韓、伊朗、蘇丹等外交議題方面已存在分歧，卻無法迴避經濟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之事實。兩國領導人深知欲解決紛爭、管控歧異，必須建構合作交流之政府平臺，雙方能夠藉此平臺針對重大戰略意義之議題發表意見。因此，美國傾向與中共建立新型主導機制，並且包括三大主軸：第一，建立新型合作模式，為推動美中經濟關係建立新型雙邊合作模式；第二，加速中國大陸

經濟轉型，以市場為導向，降低原物料投入與自然資源消耗、減少對加工製造產品出口之依賴，轉向依賴國內需求與服務業生產；第三，鼓勵中國大陸全球參與，擔負國際責任，一方面歡迎中國大陸加入重要的國際金融組織，另一方面要求中共必須承擔更多責任。²⁷ 由此可見，美國主張一種以經濟問題為核心的新型合作模式。美國主導的關係架構，就像西洋棋棋法，講求主動出擊，爭取絕對優勢。

隨時間流逝至2013年，當歐巴馬再次提出新型合作模式時，點出兩國當前僅在經濟及戰略議題方面建立高層外交溝通管道之不足，以及軍事部分仍然欠缺有效溝通而應採取制度化與常態化之積極作法。²⁸ 美國將推動兩國軍事與政治層面的對話制度及常態化，期待建立兩國「新合作模式」。²⁹ 這顯示歐巴馬不僅要在經濟議題上強化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合作，未來更要將合作的範圍擴大到軍事安全領域，層次則要上升到兩國國家戰略高度。近期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在回應中國大陸外交部部長王毅訪美期間提出以「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

White House, Jun 8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08/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peoples-republic-china->>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25 “President Obama, China's Xi Before Their Meeting,” *IIP Digital*, Jun 7 2013,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3/06/20130608275758.html#axzz2pXkfSnYa>> (檢索日期：2014年1月5日)

26 Susan V. Lawrence, “U.S.-China Relations: An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1 2013, <<http://www.fas.org/sgp/crs/row/R41108.pdf>>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27 〈為美中經濟關係建立新型合作模式〉，*IIP Digital*, Nov 30 2007, <<http://iipdigital.ait.org.tw/st/chinese/article/2007/11/20071130103536cpataruk0.7751276.html#axzz2hcPfqtvm>>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28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Obama, Xi Discuss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Cybersecurit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 8 2013,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0243>>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29 陳一新，〈中美競合關係新在哪裡〉，《中時電子報》，2013年6月10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3061000351.html>>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贏」之對話公開提到：美中新型關係的意義在務實合作與建設性管控分歧；³⁰ 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蘇珊·萊斯(Susan E. Rice)在喬治城大學演說時指出：要與中國大陸實施新型大國關係，需要管理必然的競爭，同時在雙方利益重合的領域深化合作；此外，更多的軍方接觸和透明度有助於美國管控現實中的不信任和競爭，同時擴大高層溝通。³¹ 這些觀點一方面顯示美國對於中共經常提及的「大國」態度較顯模糊，³² 美國眼中的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是一種藉由合作來建立分歧管控機制，降低誤解、誤判導致衝突之機率，卻仍不放棄先發制人的主動權。

二、中國圍棋：「相互尊重」之新型大國關係

相對於美國在2006年提出美中「新型合作模式」之主張，中共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時間點亦可溯及1990年代江澤民提出新安全觀觀點，發展以「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為特徵的新型大國關係為起點。³³ 自此之後，中共開始著手與西方歐美國家展開一連串「結夥不結盟」的戰略夥伴關係建立，其中在美國部分更隨著中美兩國

的經濟關係日益交錯深化，歷經胡錦濤，以及多位黨政官員的講話、詮釋，發展至當前習近平提出的「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內涵。³⁴

根據習近平的說法，中共官方媒體展開眾多論述與詮釋。首先，在「不衝突、不對抗」部分，是指中共希望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原則。中共認為從歷史經驗分析，在15次新興大國崛起的過程中，曾經發生過11次的國與國間的對抗與戰爭。³⁵ 時至今日，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將全世界的經濟鏈結在一起，中國大陸不僅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³⁶ 與美國發展對抗的關係，反而會對本國造成傷害。因此，中美兩國在經濟方面已是利益共同體，唯有解決兩國戰略互不信任的關係發展，才有可能尋求雙贏、共贏。

其次，在相互尊重部分，則是中美兩國關係發展的基本立場。中共認為中美兩國的文化起源與政治體制完全不同，在中國崛起後，更加凸顯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中共更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呼籲美國必須正視華夏文明。中美兩國利益交織，唯有相互尊重制度

30 〈中美務實互重建構新型關係〉，《中時電子報》，2013年9月30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4/112013093000438.html>〉（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31 “America's Future in Asia,” *IIP Digital*, Nov 20 2013, 〈<http://iipdigital.ait.org.tw/st/english/texttrans/2013/11/20131120287258.html#axzz2nf1YcHX7>〉（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32 同註29。

33 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思想、實踐、前瞻》（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頁127。

34 〈習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新華網》，2013年6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35 “One Model, Two Interpretations,” *The economist*, Sep 28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586849-relabelling-relations-between-china-and-america-has-not-resolved-underlying-tensions-one-model>〉（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36 戎撫天，〈蕭萬長：人才決定大陸未來〉，《中時電子報》，2013年9月2日，〈<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6/112013090200068.html>〉（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差異與國家核心利益，方能確保兩國關係正常發展。再者，合作共贏是指中美兩國實現與確保共同利益之選擇途徑。中共認為在當前全球體系中，中美兩國各自加入或主導各種類型之國際組織，從中東到非洲皆可看見中美兩國的身影；另兩國在網路安全、氣候變遷、反恐與防止核擴散等議題方面，各自亦擁有不同的國際影響力。因此，唯有合作才有共贏的機會，唯有按照國際建制規範，才能確保世界秩序。³⁷

中國圍棋講求下棋的雙方能為圍地而作戰，對經濟發展力道強勁的中共而言，面對國債高築卻又想藉由亞洲再平衡(*Rebalancing to Asia*)策略獲取國家利益的美國而言，採取防守就是最好的進攻。中共與美國發展外交關係，強調的是在避免衝突的前提下爭取合作機會，有別於美國相信先求安全利益合作，自然能避免衝突的邏輯思考。在不同的思維中，美中關係展現出軟硬兼具的競合態勢。

三、戰略競爭

本文挑選習近平接任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後赴美國與歐巴馬總統進行非正式會晤，以此作為觀察美中關係的新起點，主要是發現儘管兩國關係發展皆希望共贏，然而在手段上的認知卻不盡相同。美中採取多邊合作等策略，卻因國家間展現的權力與實

力較量行為，為兩國關係之未來發展投下變數。

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是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代表學者。他認為，並非所有的國家都只是以生存作為最終目的，有些強權國家為追求利益極大化，其結果就是成為霸權。《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書指出，軍事手段是國家確保生存的最後手段。處在國際體系的大國始終維持沒有休止的安全競爭狀態，為了追求權力，注定會因進犯他國而形成悲劇。³⁸ 按照這樣的思維，中國大陸將是美國在21世紀初最大的挑戰者，美中之間無法避免安全競爭。³⁹

美中兩國間的戰略競爭亦與發展外交關係之戰略思維不同有關。首先，美國自2012年宣布重返亞洲後，積極展現主導亞洲秩序之姿，這對於想在亞洲扮演主角的中共而言，兩國難以迴避競爭格局。⁴⁰ 為了在太平洋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習近平提出「太平洋夠寬廣，足以讓中美同時遨遊」主張，⁴¹ 只是對歐巴馬而言，美國是以美中合作議題為優先，中共接受合作原則，自然能形成新型大國關係。這種合而不同的競合關係，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卻仍得為了兩國各自的安全利益盡可能減少摩擦。⁴²

相對於攻勢現實主義悲觀的看法，將

37 〈王毅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就中美關係發表演講〉，《中國新聞網》，2013年9月20日，〈<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921/10703887.html>〉（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38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 41.

3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84.

40 Shao Binhong, *China and the World: Balance, Imbalance and Rebalance* (Boston: Brill, 2013), pp. 88-92.

41 林琳文，〈大洋夠寬，海峽夠深〉，《聯合報》，2013年6月10日，版A17。

42 薛理泰、朱惠忠，〈論新型大國關係的現實性及挑戰〉，《共識網》，2013年9月4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zlwj/article_2013090491299.html〉（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奈伊(Joseph Nye, Jr.)的觀點引入美中關係時，又可發現雙方並非只是單純相互競爭的狀態。從敏感性(sensitivity)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來衡量雙方，彼此的國家行為與政府決策均受到對方所影響，甚至相互制約，在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與低階政治(low politics)相互影響下，美中關係形成了「複合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狀態，各方從互動中評估代價(costs)與限制(constraints)決定政策。⁴³ 這些解釋美中新大國關係之學理論點，印證兩個大國間的較量，仍傾向避免形成對抗衝突局面。特別是中共欲以全球治理的思維改變大國政治悲劇，企圖走一條大國和平共處合作新路線。

肆、機會與挑戰：美中兩國戰略穩定與互疑

美中兩國對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認知有所同亦有所不同。分析各自認知內涵可以發現美國對於中國大陸是否為「大國」，承認態度顯得較為保守，惟卻能在彼此合作關係中找出二國在「新型」、「安全」與「合作」之共同點。「新型」代表美中兩國領導者皆希望在外交關係發展方面，走出一條不同於以往的新路線；「安全」為兩國共同關注焦點，只是在利益成分方面強調的重點並不完全相同；「合作」則是兩國交往共識。本研究將此視為美中新大國關係之交集，並且認為儘管兩國皆想營造穩定的戰略合作關係，卻仍在安全利益方面互疑。因

此，找到中和之道正是兩國必須摸索和試探的新路。

一、構建美中戰略穩定(strategic stability)架構

戰略穩定是指國際體系內部各行為主體的實力、權力分配結構和體系運作的整體規則制度處於一種不易改變、相對均衡、自我保持的狀態。⁴⁴ 此概念形成的時空背景主要是受到冷戰結束與經濟全球化影響，世界大國間的關係從單極轉向多極、從對抗轉向合作，採取多邊主義政策開始受到各國青睞，因而為建立戰略穩定架構創造發展條件，國際建制則是戰略穩定架構之具體實踐。國際建制明確了各國在國際權力結構體系中定位，為各國交往提供聯繫的平台，對本國、他國，甚至非國家行為體(non-state actors)之共同利益產生穩定的功能。

美國在歷經冷戰、「9/11」恐怖攻擊事件後，對建立戰略穩定關係的需求大增。國際安全的內涵從軍事安全領域擴大到經貿、科技、文化等範疇，美國想要用軍事手段在各個領域保持霸權地位的難度與挑戰日增，環境局勢迫使美國必須改變零和遊戲規則，轉而尋求雙贏和共贏的機會。因此，大國合作成為美國建立戰略穩定關係的處方，中國大陸則是不可或缺的藥引子。美國首次在美中關係中使用「戰略穩定」一詞，見於2010年4月美國公布的《核武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⁴⁵ 無論是重視與有核武器國家的戰略穩定關係，或是在經貿領域因與中國大陸互賴須維持穩定，總體而言，美國

43 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辭典》（臺北：五南文化，2012年），頁52-53。

44 楊毅主編，《全球戰略穩定論》（北京：國防大學，2005年），頁12。

45 陳世民，〈冷戰後美中戰略關係演變：邁向「戰略穩定」的核關係？〉，《全球政治評論》，第39期，2012年7月，頁65-66。

對中國大陸的戰略穩定關係內涵主要聚焦在經濟與安全議題，並且密切關注亞洲地區平衡、美中兩國戰略核力量均衡，以及政治、經濟、價值觀等方面的整體雙邊關係3個層次。⁴⁶

從美國欲建立與中國大陸具體之兩軍交流、經濟對話、核穩定問題、防擴散政策、科技合作等戰略穩定架構，反觀中共對中美關係之認知，可發現中共同樣認為建立戰略穩定架構有助於維護經濟發展需要的和平穩定國際安全環境。⁴⁷ 中國大陸欲與美國建立之戰略穩定架構範疇包括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協調安全以及共同安全等新安全觀，⁴⁸ 其中的議題包括：第一，兩國在反恐、防擴散、跨國安全、熱點地區等雙邊在安全合作方面之合作協調機制；第二，兩國在軍事互信、危機管理以及衝突預防等相關機制之建立。

二、深陷美中戰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困境

雖然美中兩國領導人均已意識到，雙方發展新型大國關係至關重要，但是兩國在處理重大國際戰略議題時，卻無法擺脫戰略互疑的糾纏。⁴⁹ 美中兩國基於安全和經濟利益所需，皆需要穩定的雙邊關係，差別在於構建策略的思維不同。美國認為處理兩國的歧異問題為構築雙邊關係的優先思考；中共則

認為先建立平等互信的原則，方能解決兩國歧異問題。做法的差異，導致兩國尚未實現建立新型關係的目標，卻加劇了兩國互不信任和猜疑。以美國始終未放棄在世界上保持超級大國地位之想法為例，小布希總統認為美國在國際間擁有獨一無二的力量與無法比擬的影響力；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亦曾主張，美國應藉由外交手段「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整合到與美國利益和價值相一致的世界性安排中」等整合(Integration)論點。這對於要美國屏除冷戰思維和強權心態的中共而言，紛爭非但未解決，反倒提高了化解爭議的難度。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與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於2012年3月出版《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兩位作者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與王輯思指出：儘管每年兩國政府機構會舉行60多場政府間對話，卻未能使任何一方建立對對方長遠目標的信任，相反地甚至可以說缺乏互信的問題正日趨嚴重。⁵⁰ 美中之間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有3個主要來源：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認

46 "Maintaining U.S.-China Strateg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Oct 26 2012,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00473.pdf>>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47 Robert S. Ross, Øystein Tunsjø & Zhang Tuosheng, *US-China-EU Relations: Managing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39.

48 劉江永，〈新興大國的可持續安全戰略〉，《國際網》，2013年7月5日，<<http://memo.cfisnet.com/2013/0705/1296159.html>>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49 曾復生，〈中美化解互疑難度高〉，《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3年7月12日，<<http://www.npf.org.tw/post/3/12462>>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50 王輯思、李侃如主編，《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北京：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2012)，頁v。

識不夠；對美中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⁵¹ 簡明言之，中國大陸對於撼動美國世界第一大位的任何發展或舉動（例如：經濟、軍事、文化、網路安全之軟、硬實力）皆是華盛頓當局所須防備的；另美國讓中共擔憂的則是對其政權地位產生潛變(creep)甚至破壞(destroy)的任何意識形態影響（例如：政治民主化），以及改變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亞洲安全格局（例如：兩岸關係、美日韓澳同盟、海洋權益、亞洲再平衡政策等）。

信任是當前美中關係最缺乏的要素。兩國文化不同，交流方式迥異，一方自認為的坦率言論可能被另一方視為缺乏尊重；而一方的委婉表態則可能被另一方當作缺乏誠意。⁵² 美中兩國內部更不乏有「取代霸權」和「遏制崛起」的攻訐論調。就國家綜合實力分析，現階段美中兩國關係屬於一種非對稱性(asymmetry)的複合互賴關係，而互不信任的根源就來自非對稱關係中虛怯的一面。然而，美中兩國都不會向對方示弱，導致雙方關係陷於在互疑中尋求合作支撐之困境，勉力維持穩定局面。

三、中和之道的機會與挑戰

本研究認為處於戰略競爭格局中的美中新型大國關係中和之道，其支撐點仍在經濟合作議題。無論是美國迫切難解的國債赤字問題，或是中國大陸為改變經濟發展模式所規劃的一切經濟改革轉型作為，兩國在世界和平發展的趨勢下，優先處理好兩國間的經貿議題，是共識度與可行性較高的作法。除

了經濟議題外，在國際建制上已經確立且成為大多數國家認同的國際公約，例如：《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等規範已成為兩國各自遵守或共同約束他國國家行為的基準。以2013年國際間發生的北韓核子試爆、敘利亞動用生化武器等遭到聯合國制裁等案為例，儘管美中兩國最初的立場與處理立場並非完全一致，卻因當事國違規事證明確，藉由導入具有公信的國際建制機制中，自可降低美中兩國處理國際性問題的摩擦與誤解。

儘管如此，美中兩國無論在雙邊、多邊關係中仍面對許多分歧而帶來挑戰。例如：核力量現代化、部署透明問題、中國反衛星試驗、美國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網路安全、北韓問題、臺灣問題等。當美國的絕對優勢不再，有關安全合作議題亦出現「多極格局下的世界和平」與「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二種選項。對於北京當局而言，力圖將中美關係置於多極格局中，才能發揮借力使力的作用，讓中美之間「相互尊重」，進而找尋解決歧異的方法。對於美國而言，儘管其國力發展如同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預測：長期趨勢無疑是朝著歐盟、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這幾個大國的力量進一步平衡，美國優勢下降的方向發展，美國的相對實力將逐漸削弱。⁵³ 惟美國絕不會放棄其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地位，更不願意與中國分享國際事務中對「重大關

51 同註50，頁x。

52 汪錚，〈中美關係：何當共剪西窗燭〉，《中道網》，2012年2月21日，〈<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2968>〉（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53 Nathan Gardels, "Global Viewpoint: Another New World Order in the Making," *Bangkok Post*, Jan 28 2001, p. 1.

切」的解釋權和話語權。⁵⁴維持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局面仍是美國致力的方向。華盛頓對北京的戰略和政策是既接觸又遏制；北京對華盛頓的戰略和政策是既合作又防備。⁵⁵美國對「新型大國關係」的態度仍屬保守，但卻希望能夠藉由兩國實質性的合作，向新型關係方向推進，既迴避對中共界定的「新型大國關係」內涵照單全收，又試圖有效遏止美中關係走向對抗和衝突。⁵⁶

21世紀國際政治經濟制度發展主要以政治民主化、經濟全球化以及世界多極化為主軸，在此趨勢發展下，美中新型大國關係的重點在以「新」取代「傳統」。因此，在具體實踐方面必須超越大國間較量、對抗等舊思維，進而從尊重中西方文明的高度，相互包容兩國的政治制度，才有機會大幅增進美中關係。然而，這畢竟仍屬理想情況，就現況而言，雖然歐巴馬、習近平以及兩國高層官員持續拋出對建立新型關係的觀點，惟仍難以突破各說各話的格局。

伍、結 語

美中兩國的領導人或政府高層近年來

持續不斷地在各種國際公開場合宣揚「新型大國關係」之本國的立場與理念。2012年2月，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的身分訪美，提出要構建「前無古人，但後啟來者」的新型大國關係主張。在美國方面，前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R. Clinton)也曾利用至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美國海軍官校(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發表演說時提到「中國大陸不是蘇聯」、「美中兩國不應走向冷戰」、要與中共建立一種「在競爭與合作中實現最佳平衡」的大國關係。到了2013年，無論是3月的歐習「莊園晤談」，4月美國國務卿凱瑞訪中發表對待兩國之間合作關係看法，⁵⁷7月舉行「中美第五輪戰略暨經濟對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提出雙方要通過對話，彌合差異、管控分歧，⁵⁸8月中國國防部部長常萬全訪美提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相互信任、全面發展、開放包容」，強調兩軍建構新型軍事關係，⁵⁹9月歐習二人在「20國集團峰會」(G20 SUMMIT)會議正式會面談話，雙方共同認為美中關係維持良好發展態勢、⁶⁰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訪美以「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

-
- 54 黃靖，〈習奧峰會：追求中美「平等」博弈的握手禮〉，《聯合早報》，2013年6月12日，<<http://news.chigo.tk/special/report/politic/sino-us/story20130612-215322#sthash.tncb2Qbp.dpuf>>（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 55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尚有落差〉，《文匯報》，2013年6月19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6/19/PL1306190004.htm>>（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 56 〈戰略共存塑造美對中國的現實主義外交策略〉，《中國新聞網》，2013年6月13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hb/2013/06-13/4923118.shtml>>（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 57 “Secretary Kerry's Press Availability in Beijing,” *IIP Digital*, Apr 13 2013, <<http://iipdigital.ait.org.tw/st/english/texttrans/2013/04/20130413145734.html>>（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 58 蔣旭峰、王豐豐、孫浩，〈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華夏經緯網》，2013年7月11日，<<http://hk.huaxia.com/qqla/gdrd/2013/07/3421380.html>>（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 59 〈常萬全晤美國防長：強調「五點把握」籲美勿針對中國〉，《成報網》，2013年8月21日，<http://www.singpao.com/xw/nd/201308/t20130821_454317.html>（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 60 “Chinese President Xi, President Obama at G20 Summit,” *IIP Digital*, Sep 16 2013, <<http://iipdigital.ait.org.tw/st/english/texttrans/2013/09/20130906282306.html#axzz2iSeZQ5oS>>（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作共贏」闡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⁶¹ 以及12月副總統拜登(Joe Biden)訪問中國大陸表達大國合作的新模式歸根到底必須基於信任以及對於對方動機的積極看法。⁶² 這些互訪談話皆明確顯示兩國對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視。現在的問題是新型關係的內涵，以及具有何種特殊性而有別於美中傳統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傳統關係。

本文從美中關係發展歷程的脈絡中探知兩國初期以建立正常化關係為目標，然隨著國際環境與本國國家戰略利益轉變，造成雙邊關係變得複雜且脆弱。如今歐巴馬與習近平願將美中關係推升至新型大國關係模式，卻在戰略思維上存在歧見，已為落實目標埋下變數。為化解分歧，本文認為兩國可藉助於經濟互賴與國際建制等多邊主義的合作機制，透過建立大國外交之國家行為規範與準則，應可降低誤解與敵意。此外，美中兩國要增進戰略穩定，化解戰略互疑，則必須減少大國權力競爭與安全困境等不利於合作因素的干擾。儘管短期內難見美中關係在安全合作方面會有大幅度的改善或修正，至少兩國高層皆意識到當代的美中關係不應該，也不能重蹈歷史覆轍，最終走向傳統霸權與新興大國相衝突的大國悲劇局面。

當前美中兩國必須實際面對的合作性議題，包括同一區域內大國如何處理彼此間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如中共、日本及美國在

東亞地區互相競逐、⁶³ 兩軍交流、北韓推動核武及飛彈計畫、南海島嶼主權爭議、核武擴散、反恐、經濟穩定、氣候變遷等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皆是驗證美中建立新型關係的指標。季辛吉曾以「改變世界的一週」(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形容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對美中關係的影響。事隔逾40年，美中兩國領導人再次形成建立新型關係的共識。在當前的國際關係格局中，美中關係仍為關鍵。避免大國悲劇的發生，需要雙邊理性、多邊約制，將相互競爭與不信任的競合關係，轉向中性的新型關係。

收件：102年12月18日

修正：103年01月06日

接受：103年01月13日

61 支林飛，〈王毅訪美：中美合力推進新型大國關係〉，《新華網》，2013年9月2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09/21/c_125418568.htm>（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62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IIP Digital*, Dec 4 2013,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3/12/20131204288323.html#axzz2nf5V1wEy>>（檢索日期：2013年12月13日）

63 Richard Bush, “U.S.-China New Pattern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PacNet*, No. 40A, Jun 12 2013,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Pac1340A.pdf>>（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3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王瑋，1995。《美國對亞太政策的演變：1776-1995》。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王輯思、李侃如主編，2012。《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北京：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
- 包宗和主編，2012。《國際關係辭典》。臺北：五南文化。
- 張亞中、孫國祥，1999。《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生智文化。
- 陳向陽，2004。《中國睦鄰外交：思想、實踐、前瞻》。北京：時事出版社。
- 傅夢孜主編，2005。《中美戰略關係新論》。北京：時事出版社。
- 楊毅主編，2005。《全球戰略穩定論》。北京：國防大學。
- 楚樹龍，2001。《冷戰後中美關係的走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薑士林主編，1991。《世界政府辭書》。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專書譯著

- John G. Ruggie主編，蘇長和等譯，2003。《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期刊論文

- 李瓊莉，2012/7。〈美國「重返亞洲」對區域主義之意涵〉，《全球政治評論》，

第39期，頁87-103。

- 陳世民，2012/7。〈冷戰後美中戰略關係演變：邁向「戰略穩定」的核關係？〉，《全球政治評論》，第39期，頁63-86。

報紙

- 林琳文，2013/6/10。〈大洋夠寬，海峽夠深〉，《聯合報》，版A17。

網際網路

- 1989/9/4。〈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21年7月—2011年6月）之三〉，《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22/c_121706389_10.htm>。
- 2013/6/10。〈習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
- 2013/6/13。〈戰略共存塑造美對中國的現實主義外交策略〉，《中國新聞網》，<<http://big5.chinanews.com:89/hb/2013/06-13/4923118.shtml>>。
- 2013/6/19。〈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尚有落差〉，《文匯報》，<<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6/19/PL1306190004.htm>>。
- 2013/8/21。〈常萬全晤美國防長：強調「五點把握」籲美勿針對中國〉，《成報網》，<http://www.singpao.com/xw/nd/201308/t20130821_454317.html>。
- 2013/9/20。〈王毅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就中美關係發表演講〉，《中國新聞

- 網》，<<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921/10703887.html>>。
- 2013/9/30。〈中美務實互重建構新型關係〉，《中時電子報》，<<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4/112013093000438.html>>。
- 支林飛，2013/9/21。〈王毅訪美：中美合力推進新型大國關係〉，《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09/21/c_125418568.htm>。
- 戎撫天，2013/9/2。〈蕭萬長：人才決定大陸未來〉，《中時電子報》，<<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6/112013090200068.html>>。
- 汪錚，2012/2/21。〈中美關係：何當共剪西窗燭〉，《中道網》，<<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2968>>。
- 林正義，2011/11/9。〈美中臺新形勢〉，《臺灣智庫》，<<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chinese/page/5/61/2544/0>>。
- 陳一新，2013/6/10。〈中美競合關係新在哪裡〉，《中時電子報》，<<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3061000351.html>>。
- 曾復生，2013/7/12。〈中美化解互疑難度高〉，《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post/3/12462>>。
- 黃靖，2013/6/12。〈習奧峰會：追求中美「平等」博弈的握手禮〉，《聯合早報》，<<http://news.chigo.tk/special/report/politic/sino-us/story20130612-215322#sthash.tncb2Qbp.dpuf>>。

- 劉江永，2013/7/5。〈新興大國的可持續安全戰略〉，《國際網》，<<http://memo.cfisnet.com/2013/0705/1296159.html>>。
- 蔣旭峰、王豐豐、孫浩，2013/7/11。〈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華夏經緯網》，<<http://hk.huaxia.com/qqla/gdrrd/2013/07/3421380.html>>。
- 薛理泰、朱惠忠，2013/9/4。〈論新型大國關係的現實性及挑戰〉，《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zlwj/article_2013090491299.html>。

外文部分

專書

- Binhong, Shao, 2013. *China and the World: Balance, Imbalance and Rebalance*. Boston: Brill.
- Keohane, Robert O.,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Khalilzad, Zalmay M., Abram N. Shulsky & Daniel L. Byman, 1999.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 Kissinger, Henry, 2011.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Logevall, Fredrik & Andrew Preston, 2008. *Nixon in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69-19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 Murray, Williamson, 2003. *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Ross, Robert S., Øystein Tunsjø & Zhang
Tuosheng, 2010. *U.S.-China-EU Relations:
Managing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期刊論文

Kissinger, Henry A., 2012/Mar/Apr.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pp. 44-55.

Krasner, Stephen D., 1982/Spring.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pp. 185-205.

官方文件

U.S. White House, 198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31.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10/24.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iam J. Clinton*, Vol. II.,
pp. 1424-1429.

報紙

Gardels, Nathan, 2001/1/28. "Global Viewpoint:
Another New World Order in the
Making," *Bangkok Post*, p. 1.

網際網路

2013/9/28. "One Model, Two
Interpretations,"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
china/21586849-relabelling-relationships-
between-china-and-america-has-not-](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586849-relabelling-relationships-between-china-and-america-has-not-resolved-underlying-tensions-one-model)

[resolved-underlying-tensions-one-model](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586849-relabelling-relationships-between-china-and-america-has-not-resolved-underlying-tensions-one-model)>.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1972/2/27. "The
Joint U.S.-China Communique,
Shanghai," <[http://photos.state.gov/
libraries/ait-taiwan/171414/ait-pages/
shanghai_e.pdf](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s/ait-taiwan/171414/ait-pages/shanghai_e.pd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1982/8/17. "U.S.-
PRC Joint Communique," <[http://photos.
state.gov/libraries/ait-taiwan/171414/ait-
pages/817_e.pdf](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s/ait-taiwan/171414/ait-pages/817_e.pdf)>.

Bush, Richard, 2013. "U.S.-China New Pattern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PacNet*, No.
40A,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
Pac1340A.pdf](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Pac1340A.pdf)>.

Clinton, Hillary Rodham, 2009/7/27. "Remarks a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
com/search?q=cache:oy6dFrL53PQJ:www.
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521.
htm+&cd=1&hl=zh-TW&ct=clnk&gl
=tw](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oy6dFrL53PQJ: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521.htm+&cd=1&hl=zh-TW&ct=clnk&gl=tw)>.

IIP Digital, 2007/11/30. 〈為美中經濟關
係建立新型合作模式〉, <[http://
iipdigital.ait.org.tw/st/chinese/article/200
7/11/20071130103536cpataruk0.7751276.
html#axzz2hcPfqtvm](http://iipdigital.ait.org.tw/st/chinese/article/2007/11/20071130103536cpataruk0.7751276.html#axzz2hcPfqtvm)>.

IIP Digital, 2013/11/20. "America's Future
in Asia," <[http://iipdigital.ait.org.tw/st/
english/texttrans/2013/11/2013112028725
8.html#axzz2nf1YcHX7](http://iipdigital.ait.org.tw/st/english/texttrans/2013/11/20131120287258.html#axzz2nf1YcHX7)>.

IIP Digital, 2013/12/4.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http://>

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3/12/20131204288323.html#axzz2nf5V1wEy>.

IIP Digital, 2013/4/13. “Secretary Kerry's Press Availability in Beijing,” <<http://iipdigital.ait.org.tw/st/english/texttrans/2013/04/20130413145734.html>>.

IIP Digital, 2013/6/7. “President Obama, China's Xi Before Their Meeting,”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3/06/20130608275758.html#axzz2pXkfSnYa>>.

IIP Digital, 2013/9/6. “Chinese President Xi, President Obama at G20 Summit,” <<http://iipdigital.ait.org.tw/st/english/texttrans/2013/09/20130906282306.html#axzz2iSeZQ5o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2012. “Maintaining U.S.-China Strategic Stability,”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00473.pdf>>.

Lawrence, Susan V., 2013/8/1. “U.S.-China Relations: An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ttp://www.fas.org/sgp/crs/row/R41108.pdf>>.

The White House, 2013/6/8.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Bilateral Meeting,”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08/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peoples-republic-chin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3/6/8. “Obama, Xi Discuss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Cybersecurity,” <<http://www.defense.gov/>

[news/newsarticle.aspx?id=120243](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024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7/10/28.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 Albright Remark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 Room on the U.S.-China Summit,” <<http://1997-2001.state.gov/www/statements/971028.html>>.